

寻找

■文 / 阿简 (居鑾)

“她”敲门，我在里边的小房，走出来想开门，只见她双腿一软，整个人晕倒在门前。”辅导老师阿郑蹙眉头。她把脸色苍白的小芬扶进房内沙发，拍拍她脸颊，完全不省人事。一阵熙攘后由值日老师送去医院。中午在礼堂开周会还好好的。阿郑向同学探悉，周会排队的时候，同学A大喊一声，因为不小心踩死一只马陆。小芬刚好排在A后面，霎时脸色都白了，接着就说要到辅导室。

3日后仍没返校，去她家探访。“阿简老师，谢谢你。她在楼上房里。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她几天没睡了。”很年轻的外婆。语气中流露丝丝无奈。登上传统式建筑的木板楼梯来到楼上。走进房间，只见一张双人床，房间角落小茶几上一个小小的鱼缸。一尾打架鱼在一层白白的泡沫下方无精打采。水该几天没换了。外头艳阳天，因是板屋，室内空气还算流通。小妮子盖着大被单，及肩长发没有打理，坐在大床中央。“吃了没？”坐在床沿边，与她有一搭没一搭闲聊。“怎样？有睡吗？”没吃。外婆有冲牛奶给我喝。”她眼窝深陷，白净的脸在乌黑长发下越发显得苍白。“几天没睡了，老师，我解读不到我自己。我不知自己寻找什么？”一听，吓了一跳。外婆说她每晚对着墙边喃喃自语，情况时好时坏。“有个小女孩每天半夜和我说话。”“好，你好好休息，老师去学校了。”

隔天再去，带上一杯铜钱草。圆圆的绿叶在黑色的土壤中探出头来。放置在窗前。“这个放这边，给它一点阳光，它会长得好看。给你一个任务，每天洒水，不然它会瓜掉。怎么那天会晕倒？很怕小昆虫吗？”“老师，我觉得那只马陆很可怜，但是我却没办法救它。然后头很重，就走去辅导室想在那儿沙发躺一下。醒来时外婆已经在医院了。”“功课那些你不用烦心，休息够了才回学校吧！”和她一起到厨房换小鱼缸的水。连续几天家访。某天带上了全班同学写给她的祝贺康复的字条信封，小妮子喜滋滋地一一阅读，“老师，我想念大家，想回去，但是我又害怕。”“嗯，知道你害怕。晚上她还有和你说话吗？”“没了，她很久没有来。”外婆带去看专科，医生诊断她有轻度精神分裂，脑海产生幻觉。实际上她家就她一个人。询问从事

辅导的朋友：“或许原生家庭的因素导致她内心极度渴望母爱。得面谈才行。”外婆拒绝，因为已经看了专科。

妈妈有回来看她

某天探访，细细端详挂在墙上的全家福。“你拍照很上镜呢。”“谢谢老师。很久没看到妈妈了。”她指着个皮肤白皙的妇人。“妈妈手上抱的是弟弟？”“嗯，和新爸爸生的。他们在新加坡生活。妈妈叫我跟外婆。老师，我很想念妈妈。之前她还有每天打电话，近来比较少。”离开前和外婆谈起。“小芬她妈从小就比较叛逆。当初我反对她嫁给小芬爸爸，不听劝，结果婚后一直吵架，小芬4岁时某次吵得凶，那小子就离开了。听说人在泰国。后来她跑去新加坡当招待，认识了现在这个。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
转眼学校假期。“小芬，这几天老师要出门骑车去，回来了再找你。药物记得吃。那个心经手抄本一天写一点。”她外婆到庙宇问事，谓这外甥沾了不洁净之物，故要手抄经书把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。**返国后开学几日，级任老师告知她已返校上课。一切如常。校园内远远看见，她会招手喊“阿简老师好。”某天再到她家。**“老师，原来这草是向阳的，看，真可爱。铜钱草性喜阳光，纷纷同一个方向朝窗口阳光照射之处生长。”离开时，外婆拉我在一旁，“假期时她妈妈有回来看她，住了几天并带她出去走走，也答应等她升高中后让她出去一起生活。还有两年。希望到时她言而有信。现在她的情况比较好了，有进步。老师，谢谢你的陪伴。真是麻烦你了。”“没事。一起努力。”

午后，阳光仍旧炙热，让人睁不开眼。

星洲日报

2017年4月5日

